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创作 与“魔幻现实主义”

刘长申

一

当人们提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便自然联想到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马尔克斯的小说创作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是因马尔克斯的小说而闻名于世的。

魔幻现实主义(realismo magico)指的是 20 世纪中期拉美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流派。它的出现和兴起,不是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是拉美特殊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诸因素的自然产物。

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就是通过“魔法”所产生的幻景来表达生活现实的创作方法。“魔幻”是工具、途径,表现生活现实则是目的。用魔幻的东西将现实隐去,展示给读者的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相混合、主客观事物的空间失去界限的世界。这样一种表现手法,为在小说创作中继承拉美大陆古印第安各族文化(传统意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习俗)创造了条件,同时还为题材的开拓、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创作艺术的发挥提供了极广阔的天地。

“魔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德国文艺评论家弗朗茨·罗在他的评论后期表现派绘画的专著《魔幻现实主义,后期表现派,当前欧洲绘画的若干问题》中,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表现派的一种。而首先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应用到拉丁美洲文学的人是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1948 年,他在《委内瑞拉的文学与人》一书中首次写道:“在故事

情节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就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神秘看法,或者是对现实的富有诗意的猜测,或者是对现实的富有诗意的否定,在没有找到更确切的表达方式之前,姑且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从 40 年代起已经开始出现在拉美小说创作中。在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委内瑞拉作家埃内斯特·萨瓦托等人的作品里,都有明显、甚至突出的表现。到了 70 年代,拉美小说创作中魔幻现实主义形成高潮。以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为标志,魔幻现实主义达到了更加完美的程度,为拉美的小说家们通过小说这个文学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揭露拉美的现实,启迪人们觉悟,提供了广阔的途径,更使拉美小说无论从思想内容、艺术技巧还是结构形式方面都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拉美自己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小说。

二

加西亚·马尔克斯 1928 年出生在哥伦比亚的阿拉恰达卡,那是一个濒临大西洋的沿海小镇。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940 年 12 岁的马尔克斯为了学业,离开故乡去到首都波哥大。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里,故乡阿拉恰达卡非常特别,既神奇又普通:是那样一现即逝,好像一种预感;又是那样永恒,

好像某种被遗忘情景的重现。它与其说是一个地方，倒不如说是一种气氛，存在于每个角落，但又不完全存在于任何一个地方。马尔克斯对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环境的这种永恒的、漂浮的、带有神秘和魔幻色彩的印象，成为他后来小说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在他的小说里，阿拉恰达卡成了“马孔多”，从他的处女作《枯枝败叶》到《百年孤独》写的都是“马孔多”，可以说是“马孔多”系列小说。

“马孔多”在历史上是个动荡不安的地方，它的第一批居民是在上个世纪中期到达那里的。他们去到那里是为了躲避使哥伦比亚农田荒芜的连年内战。尽管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像是神话，然而内战的确曾是哥伦比亚所经历过的一段漫长而又痛苦的历史。1915~1918年间是“香蕉热”时代，“马孔多”的鼎盛时期。是美国香蕉公司的到来给这个小镇带来了繁荣，也是美国公司的离去给这个小镇留下了一片沉寂和凄凉。“马孔多”随着“香蕉热”的消失，开始破落。除了陈旧的地契、长辈的胡话、晚辈的健忘，“马孔多”再没有别的东西。正当人人心灰意冷，绝望的时候，出现了匪盗，镇子被洗劫一空。随后又天降瘟疫和灾害，干旱和洪水引起各种传染病。所有努力全无济于事，“马孔多”从气势上垮了。然而最可怕的是道德风气的败坏，在那里没有爱与被爱。所以这样，是因为不曾举行驱邪仪式便把死人埋葬了的缘故。“马孔多”所有人都在做恶梦，没有人睡得安稳。相互间充满不信任、嫉妒、暴力和仇视的气氛。镇上仅有的一位医生在散布小道消息，说山上有游击队；理发师传播流言蜚语，说禁止谈论政治；神父成了既聋又瞎的摆设；裁缝店成了暴乱的老窝。历史要夷平“马孔多”，各种征兆不断出现：死鸟从天而降，令人讨厌的“马孔多”处在毁灭的前夕。

时间和距离蒸发了“马孔多”，成了漂浮不定的轮廓，它的政治家们同样漂浮不定，它的地理面貌和人口数量模糊不清。加西亚有时把它写成个小村庄，有时则把它写成一个相当大的城镇。每天有一趟火车往返于首都；有一家破旧的电影院；每年少说有两位神父被安置在那儿；有五六个上校退休到那儿，他们个个患有幽闭恐怖症。镇上充满

鸡毛蒜皮似的矛盾和冲突。“马孔多”人感兴趣的不在于是什么，而在于发生什么，他们是仅凭精神眼睛所看到的東西活着，那东西就像所有神话故事里的拖着长长的影子的偶像。

加西亚的童年非常奇异。他8岁时第一次认识自己的母亲，他一直和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忆中的外祖父母像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他们有一座大房子，充满神奇；他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很迷信。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有死神和记忆存在。傍晚六点后，便不敢出入走动，那是一个可怖的神奇世界。外祖母模样吓人，在这座大房子里来回游荡着，像个幽灵。晚上她进出踏着脚尖走路，常用故事吓唬小马尔克斯。她是一个暴躁、易怒、好动的女人。相反，外祖父性情平和。他在当地政府占据一个政治职位，是马尔克斯的伙伴、朋友和知己。老人家曾参加过内战，而且在他心灵上留下很深的印记。当时他曾不得已杀死一个人，后来精神上总也摆脱不了这件事。“你不知道一个死人的重量。”他以叹息的口气对外孙说道。他在外孙8岁时死去了。对马尔克斯来说，外祖父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后来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平淡的，成长、学习、旅游对他都不重要，再没有使他感兴趣的東西。

据马尔克斯本人讲，他所写的一切都是他8岁之前知道的或听到的事情。这些存在于他记忆中的素材，被利用前经过了漫长的沉淀期。先让它们还原定位，然后才能移动它们，对它们进行整理。这是一项极精细微妙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方法，没有音符标记。这些经历过的事物是单个重新接近他的，或是从雾中来，或是由空中至。“我所写的一切都是我所知道的事情，我所见过的人。我没有分析什么。说真的，我不很清楚人物在道德观念上起的作用是什么。”（Luis Hass，Los nuestrros，Editorial sudamericana，P. 393）只要他们进入角色合适就行。他所知道的，就是那突然出现的一种表情、一个形体、一张怪脸、某种遗忘了的声音。这一切都瞬息成形，随即消逝，快一点便能捕捉住。马尔克斯几乎在睡觉时都睁只眼睛，警觉着他所需要的东西显现。

三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的主题在于从不同

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揭示贫穷、落后、闭塞、守旧、愚昧，渗透精神毒液、病入膏肓的“马孔多”。读者读完他的小说便自然得出这么个结论：“马孔多”必然要崩溃，要在地球上完全消灭。马尔克斯小说里的“马孔多”很大程度上是哥伦比亚的缩影，它的生活现实反映了整个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大陆的生活现实，有着深远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

在《枯枝败叶》这篇小说里，“马孔多”镇上唯一的一位医生吊死了。对他的出身来历作者没有交代，只知他是外乡人，或许是外国人，因为他经常看法文报纸。他带着一封很普通的介绍信来到“马孔多”镇，住在一位退休老上校家里。他为人持重、安祥，少言寡语，在镇上一视同仁地行医治病。然而“香蕉热”期间，镇上人口增加，随后来了别的医生。于是他便慢慢隐居起来，躲避香蕉公司所有的人，直到把自己关在挂满蜘蛛网的房间里。在那里独自一人胡言乱语，晚上点着蜡烛，歪歪扭扭缩在床垫上。就在这时候，镇上开始谣传他暗地里向理发师的女儿求爱。据说可怜的姑娘曾生下一个孩子。一天他又拐骗了他的保护人退休老上校的姑娘。他已经让姑娘堕过一次胎，这会儿又让她怀了孕。自此，镇上的人对这位医生的敌意开始公开化。不知什么缘故，他断然拒绝治疗伤员，由此招来了众人的永久性敌视。都断言他是着了魔，或者是行为不轨的恶人。他吊死了，门前挤满了人，然而神父却没出现。作者在暗示医生是被吊死的，是被私刑处死的。

医生死了，可他的阴魂不散。镇上很乱，街上闹鬼。仿佛医生在触摸活人的肌肤，激发起人们压在心头的恐怖和仇恨情绪。实际上，镇上的这个“幽灵”是众人头脑里的恐怖形象，是“马孔多”的发狂意识，它永远不得安宁。

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读者看到一位精明的老上校。他几年前退休了，同妻子住在一所已经抵押出去的破房子里，一直在等待政府的退休金。他是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百年孤独》里的一个人物）革命军的“后勤部长”。内战后，政府颁发了大赦令，他才有享受退休金的资格。然而他一直没有收到过政府给他的退休金。每次邮艇靠岸，他的心都紧张得砰砰直跳，然而每次

都是一场空。无限期的等待便是上校的命运。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在政府对有革命活动的人进行清洗时被清洗了。上校忍受着这一切心灵上的痛苦，而表面上仍旧显出无事的样子。他喜欢静，有时抱怨妻子的喘气声使他不能入睡。一年四季更迭给他带来巨大痛苦，冬天使他直不起腰，秋雨天使他觉着骨头都发了潮。一天他突然产生一个聪明的想法：儿子留下一只斗鸡，他要把它养肥，好在一场特殊的斗鸡大赛中大显身手，将邻村的一只鸡撕成碎块，给本村争得荣誉和财富。

上校穷困潦倒，终日食不果腹，哪来的食物养斗鸡！然而他要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必要时他将卖掉房子、床垫。结果全村人都在为这只斗鸡打保票：一定发财，因为都下了赌钱。供养这只将为本村（马孔多）争得荣誉和财富的斗鸡的食物开始来到上校的家，于是上校吃上了做鸡食的稗草。当他实在无路可走时，也曾起过将这只小动物卖给本村一位有钱人——堂萨瓦斯的念头。然而他终归鼓不起勇气将它卖掉，因为这样做将是对取信于他的村民们的背叛，再说他也得顾全自己的面子。眼下除了前进，再没别的办法。他对倒霉和不幸已经习以为常。他特别看重自己的尊严，他是一个为不在任何人面前行脱帽礼而不带帽子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说，上校是个老小孩，既狂热又谨慎，既想入非非又合乎情理，既可笑又可悲。与其说他是个人物形象，毋宁说他是一种灵魂。《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一个故事，但首先是一幅肖像，不在于把读者带向某事，而是带向某种看法。

在《星期二午睡时刻》这个短篇里，一位寡妇带着女儿，在一个星期二的中午来到“马孔多”。她们是去墓地给一个死去的人献花的，死者是寡妇的独生子。小伙子是在这个镇上偷盗时被枪打死的。于是做妈妈的在承受失去儿子的哀痛的同时，还得忍受众人的敌视。据马尔克斯讲，在他童年的记忆中，有一天一位妇女和一位年轻姑娘来到镇上，手里拿着一束花。于是很快传开：“小偷的妈妈来了”。镇上充满的敌意气氛和《枯枝败叶》里的类似。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威胁是马尔克斯作品的一贯主题。在《星期二午睡时刻》里，这种威胁具有特殊的力量。当那寡妇从神父家拿到墓地的钥匙，开始向墓地走时，全镇的人都走到街头，

以敌视的目光注视着她们。和《枯枝败叶》里多次体验过民愤的医生那样，她们不得不从充满敌意的人群中走过。

在他的小说里隐含着精神意识上的矛盾和对抗，两种道德观、伦理观和世界观的对抗。他展示给读者的“马孔多”是一个精神世界，是分散的渗透在精神气氛中的东西，他把它们收拢起来，构成一幅无限大的景观，作为永恒性的背景。如果说马尔克斯小说的人物特征在不同的作品里出现重影——寡妇、医生、上校——的话，并不是因为情节的类似，而是因为马尔克斯的思路和想象被限制在既定的精神景观的范围内的缘故。他的所有作品都产生于同一个主观意念，作品的角色分配——无论是主角、配角，还是替角——都是按照同一个精神上的剧目进行的。

《枯枝败叶》里的医生，《星期二的午睡时刻》里的寡妇和《周末后的一天》里的那位过路青年，他们都是外乡人。《周末后的一天》里的那个青年是个贫寒的农民，他去城里领取他母亲的退休金。他母亲是个退休的教师，要用这笔退休金饲养猪。小伙子在“马孔多”下车吃饭，结果火车开了。他的钱和证件都落在了车上。蕾维卡·布恩迪亚一大早发现她的纱窗被从天而降的死鸟砸破了。这灾祸和这位青年在同一个时间来临，好像是他把灾祸带到“马孔多”的。

“马孔多”的历史像中世纪的灾难编年史。在《枯枝败叶》里，是自然灾害，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是精神上的灾难，在《周末后的一天》里，是毁灭性灾难的预兆：死鸟降落。在《恶时辰》里，这种表明一个国家在逐渐走向彻底崩溃的恶运体现得更加充分。一天，毁灭性的匿名讽刺诗贴满镇上所有的墙壁，揭露家庭隐私、诋毁名誉，一时间如同地狱的大门被打开。人们精神上受到伤害，邪恶的东西死灰复燃：老地契、乱伦、不忠实。一场大暴雨淹没了镇子，冲垮了房屋的地基。当这场危机——一场真正的圣经上的大洪水——来临的时候，唯一安全的地方是挨近墓地的一块高地。穷人都在那儿避难。“马孔多”处在绝望的狂欢之中，其情景堪与古老的纵情狂欢的狂欢节相比：男人在大街上追女人，母亲抛弃儿子，人们在坟墓之间跳舞。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

正好似当时哥伦比亚的政治形势。就在“马孔多”濒于彻底瓦解的时候，镇长最终发布了戒严令。笼罩“马孔多”的邪气消失了。无从知道墙壁上的标语出自何人之手，谁来承担罪责。最后找到一个替罪羊：一个名叫阿马多尔的小伙子。有人看见他为经常出没在附近的游击队传递消息。镇长让人拷问他，直到将他打死。随因后怕走漏风声而承担杀人的罪责，将其尸体埋在了监狱的院里。然而全镇都知道事实的真相。在这种集体犯罪的气候下，每个人都有罪过感，在心灵深处都埋下了一具尸体。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渗透精神毒液的、病入膏肓的“马孔多”。马尔克斯的创作需要新的突破，然而他只能写那些落入他的“感光板”的东西，对那些“感光板”不能接收的东西则束手无策。于是《百年孤独》这部震撼世界文坛的大作产生了。

《百年孤独》发表于1976年，它不仅是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历史，也是他的整个家族的历史，从“马孔多”的建造，到一百年以后最后一个布恩迪亚自杀，家族消失，“马孔多”消失。小说的脉络结构复杂。譬如“马孔多”代代繁衍，人的名字一再重复，要分清这些重复的名字必须有一个家谱和年代表。在一百年的家史中就有四个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和三个奥雷良诺·布恩迪亚。故事涉及布恩迪亚家七代人。奥雷良诺·布恩迪亚有17位夫人，她们为他生下17个儿子，每个儿子的前额都带有悔罪的墨记，都叫奥雷良诺。雷梅苔丝非常漂亮，是世界上最漂亮、最纯洁的姑娘，有一天她被晾在室外的床单带上了天。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三个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中的一个），工人领袖，是一次罕见的工人大屠杀的见证人。梅尔吉亚德斯是一个年龄不详的人物。他虽死而健在，他的房间虽然不见其居住，而且没有人照料，却一直保持整洁完好。最后一个奥雷良诺，生性怪僻，与世隔绝，是聪明伶俐的阿玛兰塔·乌尔苏拉从欧洲回来，才把他从沉郁中解脱出来。他不知阿玛兰塔是他的姨妈，他们结了婚，生下一子。儿子生下带着一猪尾巴，于是第一个乌尔苏拉——“马孔多”创始人的妻子所担心的事发生了。

何塞·阿卡迪奥是最突出的人物，是“马孔

多”的缔造者，一位当年带着妻子乌尔苏拉和一个被他杀死的人的灵魂，翻过山脉来到这个地方的年轻家长。他喜爱鸟，在镇上挂满招引鸟的笼子，他还有那么点儿科学家的气质和热情，喜欢搞发明创造；他同一群会魔法的流动吉卜赛人的首领梅尔吉亚德斯结下了永久性友谊。梅尔吉亚德斯周游世界，患过败血症、脚气病、皮肤病而没有死，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位吉卜赛人首领的后代给镇子带来了奇妙的东西：能从墙上拔下钉子的磁铁，能聚光的放大镜，还有望远镜、冰块、飞毯。用梅尔吉亚德斯留下的原始的达格雷照像机，何塞·阿卡迪奥奥图给上帝拍照，用梅尔吉亚德斯留下的六分仪和罗盘发现地球是圆的。他的妻子活到115岁，而他自己的晚年则成了十足的疯子，被捆绑在院内的一棵栗子上死去。临死前嘴里还胡乱说着拉丁语，同神父辩论着技术问题。最有影响的也许是他的儿子，奥雷良诺上校。奥雷良诺是这个家族的第二代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他发动了32次内战，然而都以失败告终。奥雷良诺在他冒险的一生中，生了17个儿子，全在一次政治大屠杀中丧了命，他自己却没有死在行刑队的枪口下，而是在他的院子里拉着小便骄傲地死去。

这一切包含一种朦胧的、不可明示的东西。《百年孤独》如同七巧板的基础，它的板块在以前的作品里一直在用。读完《百年孤独》读者便明白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有作品的人物来历和结局以及“马孔多”完整的历史。例如，是雷维卡·布恩迪亚第一个将失眠症和健忘症带到了“马孔多”，又是乌尔苏拉的家制糖果将这些病症传开的。第一个死者是梅尔吉亚德斯，最后一个死者是第七代的奥雷良诺。最后一个奥雷良诺来到世上似乎就是为了遭受孤独之苦的。他生下来就带着这个古老家族的特征——一条猪尾巴，最后走上自杀的绝路。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每部小说都是以“马孔多”为人物活动的场面，从不同的角度揭示“马孔多”。“马孔多”是一个奇异的、封闭的、落后的、乃至堕落的和反动的去处。在《百年孤独》里，“马孔多”在一阵大飓风过后消失了，地球上再也没有了这个地方。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笔下，“马孔多”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是一个复杂的

• 78 •

精神意识的世界，它的消失代表着一种反动落后的意识形态的消失。

四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在表现手法上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将真事隐去”，用魔幻的、离奇的、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事物和现象反映、体现、暗示现实生活。这样一种表现手法，一来可以为在小说创作中继承本民族文化遗产（传统意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信仰）创造条件，二来为题材的开拓、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创作艺术的发挥提供极广阔的天地。“马孔多”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魔幻的世界，所以它的历史、人物怎样的离奇、怎样的古怪可笑都是可以理解的、自然的。这样一来便为作者更深刻地开拓主题思想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枯枝败叶》里将死人变成活人，让他们从坟墓里站起来，为他带路。故事通过棺材里的一具尸体发出的曲折独白追述了反映在一家三代人命运中的马孔多的兴衰史。三代人，每代在故事中都有一位代表作为叙事者。首先出场的是一位老上校。他的第一位妻子死于难产，后来又续了室，得一女儿，起名伊莎贝尔，热情而富有个性。她被负心的丈夫遗弃后，同父母一起住在祖传的风房子里——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父家的房子一模一样。老上校、伊莎贝尔和她的儿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子——是故事的见证人。

故事的结构层次纵横交错，有时好似一团乱麻，让人理不出头绪。作者似乎在拉着主题又正转又倒转，永远找不到它的方位。小说里的人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宿命关系，年迈的上校、难以捉摸而且受到折磨的医生、清秀动人的女性总是作为患难中的堡垒出现。就拿故事里的医生和他的神父朋友来说，他们好像是兄弟，同一天来到这个镇上。他们很少到一起，然而他们做什么事，彼此都感觉得到。好像他们在玩平衡木游戏：一个在以某种方式体现上天神灵的意志，而另一个则在体现地狱的力量。这种现象读者可以凭直觉感受到，却看不清楚，一切都是一幅掩盖着的图形的组成部分，这个图形从未完整地亮出。整个故事有一种故

意迷惑人的成分：含蓄的叙述、删节、空白、间歇、盲点，使读者常常感觉处在要明白又不明白之间。

《百年孤独》一开始就将读者置于三种时间概念中：“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Gabriel Garcia Marquez, *Cien Anos de Soledad*,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damericana, 1967, P. 9）向前看，“许多年之后”，向后看，“那个遥远的下午”。叙事者接下去讲道：“这块天地如此之新，许多东西尚未命名，提起它们还须用手指指点……”（同上，P. 9）。这块新天地就是“马孔多”，当奥雷良诺的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时，“马孔多”还是个只有 20 所房舍的村落。如果说马尔克斯 70 年代和在此之前写的小说都是以“马孔多”为背景的话，那么《百年孤独》则是他整个“马孔多”系列小说的大结局，融合了他以前所有小说的各个侧面。读者一进入小说，便忘记了时间顺序，只觉得处在“马孔多”的最初阶段。布恩迪亚家的家史同“马孔多”的历史平行，这个家族的第一位族长创建了“马孔多”，最后一个族长则与之同归于尽。然而叙事者的视觉则是高屋建瓴的，仿佛站立寰宇之上俯瞰人间。他按照循环往复的叙事方法，将主客观时间混合在一起，从而打破了主客观事物的空间界限；非理性的魔幻成分突破了狭窄的客观现实的范围，使人感到在这个完全虚构的世界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如：“一股鲜血从门底下流出来，穿过客厅，流到街上，又继续沿着高低不平的人行道流去，流下石阶，爬上河边的街道，笔直地流过那条土耳其人住的街道，然后向右拐过一个街角，又向左拐过一个街角，一直转向布恩迪亚家的住宅，从关闭着的门下流过去；为了不弄脏地毯，它贴着墙边穿过客厅，又穿过另一个房间，拐了一个大弯躲开饭桌，沿着摆满秋海棠的走廊前进，悄悄地从正在给奥雷良诺·何塞上算术课的阿玛兰塔坐的椅子下穿过，钻进谷仓，然后流进厨房，出现在正在打开 36 个鸡蛋准备做面包的乌尔苏拉面前。‘圣母玛丽！’乌尔苏拉惊叫起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黄锦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P. 122）这样的描写显然不合常情，其离奇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正是这种离奇的夸张给人物中

弹流血的事实带上了魔幻的色彩，使读者感到主观是夸大的、魔幻的，但客观又是具体的、真实的，从而产生了一般描述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

《百年孤独》里有很多奇异的、魔幻的东西，然而又都是不难理解的东西，都有特定的含义和所指。如乌尔苏拉的曾孙女，人称俏姑娘的雷梅苔丝，是那样的妩媚，使得男人们神魂颠倒，一位外乡绅士因为得不到她的爱而丧了命。而她自己直到停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刻，丝毫不知道自己迷人女性的万劫不复的命运，每天都在给人们带来灾难。当后来看到她毫无理智地拒绝了一位在许多方面都要比王子更令人羡慕的男子的追求时，阿玛兰塔便对她再不抱希望了。

直到三月的一个下午菲南达想在花园里折叠她的麻布床单，请家里的女人们帮忙。她刚开始折叠，阿玛兰塔就发现俏姑娘雷梅苔丝面色白得透明。

“你不舒服？”阿玛兰塔问她。

俏姑娘雷梅苔丝抓住床单的一端，无可奈何地微微一笑。

“不，恰恰相反，”她说，“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

她刚刚讲完，菲南达觉得有一阵发光的微风把床单从她手中吹起，并把它完全展开。阿玛兰塔感到裙边也在神秘地飘动。她想抓住床单不致掉下去，就在这时，俏姑娘雷梅苔丝开始向上升。乌尔苏拉的眼睛几乎全瞎了，此时却只有她还能镇静地辨别出这阵无可挽回的闪光的风是什么东西。她松开手，让床单随光远去，只见俏姑娘雷梅苔丝在朝她挥手告别。床单令人目眩地扑扇着和她一起飞升，同她一起渐渐离开了布满金龟子和大丽花的天空，穿过了刚过下午四点钟的空间，同她一起永远地消失在太空之中，连人们记忆所及的、飞得最高的鸟儿也赶不上。（同上，P. 223～224）

雷梅苔丝升天了，彻底脱离这个世界，肮脏的世界，这是像她这样过分纯洁、美丽、完美无瑕的姑娘必然的，也是最好的命运。像这样神奇的、魔幻的现象在神话故事里是常见的，然而使之出现在现代的小说里，

（下转第 60 页）

起学习外语及口头交际所必备的健康心理素质。

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障碍,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应贯穿于整个外语教学课堂内外全部活动中,这是加速外语学习过程,培养优秀人才所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 [1] Beebe, L. Risk-taking and the Language Learner. In: Classroom Oriented Research. H. W. Seliger & M. H. Long (Ed). Newbury House, 1983.
- [2] Hammerly, Hector.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Its Practical Consequences. Second Language Publications. N. Bury Canada, 1982.
- [3] Littlewoo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Classroom. Cambridge Language Teaching Library, 1984.
- [4] Oxford, Rebecca L. Who Are Our Students. A Synthesis of Foreign and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ith Implications for Instructional Practice. TESL Canada Journal Vol. 9, Number 2, 1992.
- [5] Stern, H.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Good Language Learner?.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1975 (13).
- [6] 孙骊. 从研究如何教到研究如何学. 外语界. 1989 (4).

(责任编辑 梁 利)

(上接第 79 页)

用来表现现实生活,却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创举。在《百年孤独》里,这种魔幻的现象并没给读者留下很强的魔幻印象,相反极大地加强了故事的艺术感染力。

五

20 世纪中初期,拉美作家在思想方面进一步觉悟,意识到刻意模仿欧洲的文学模式已不能表现拉美大陆特有的生活现实,他们要表现帝国主义的掠夺、独裁统治、落后的大庄园制和充斥城镇乡村的贫困、愚昧这些阻碍拉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要启发人们觉悟,要表现拉美瑰丽多姿的大自然和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社会现实,就必须在文学创作观念上和表现形式上来一次革命。魔幻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流派正是这种文学革命思潮的产

物,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则是这一大批弄潮儿的代表。

参考文献

- [1] Angel Rama, TEXTO CRITICO 31~32 C. I. LL. U. V. Mexico
- [2] Luis Haas, LOS NUESTROS, Editorial Sudamericana, 1975.
- [3] 陈光孚. 魔幻现实主义. 花城出版社, 1986.
- [4] 世界文学的奇葩. 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编.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89.
- [5] 赵德明, 赵振江, 孙成数. 拉丁美洲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责任编辑 赵德远)